品格唯一　　世界小報　　決志救國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十九號　星期日　乙丑年五月廿九日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七百五十三號　每張售洋二分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七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格刊資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代繪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定報價格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 一點至六點

李德山 虎狼彈　周福珊 狀元譜

胡黑燈 張連生 徐月樓 胡少鑫　鍘包勉　新安驛

邱德成 蓋春來 袁奎官　（三本）鐵公雞

王蘭卿 魏寶樹　捉放曹

張信云 劉長寶 徐月樓 朱友奎　張紫珊 單德元 袁奎官　佟春廷 吳品仙 劉春林 周福珊　天霸出世

夜戲 七點半至十二點

白玉福 望兒樓

徐月樓 胡少鑫　鎮壇州

周福珊 胡黑燈 吳品仙 佟春廷 徐月樓 李雅仙 張連生 邱德成　二進宮

王蘭卿 張紫珊 單德元　蓋春來 朱友奎　袁奎官 吳品仙 劉長寶 白玉福 鄭笑鈴　愛國慘史

露天影戲

八點至九點半　九點廿分至十一點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現映　一刀仇（共計二十本）

四明文戲

三點至六點

夏記榮 小菊花 陳阿高　看神相

王翠鳳 胡如笙　癡姑娘

夏記榮 小桂寶 小桂英 應仁貴　活神道

七點半至十點半

陳阿高 董德福 王翠鳳 小菊花 小桂寶 小桂英 客串 胡如笙 應仁貴 夏記榮

（全體合演）後本呆大燒香（新排新戲）

笑社男子趣劇

趙警民 洪似魂 蔣倩紅 顧劍秋　宋掌輕 吳一笑 姚一民　劉天淚 陳別笑 童呆兒 朱豔秋

日演（在四明文戲場）一點至三點　稟見得妻

夜演（在四層樓平臺）八點一刻至十一點一刻　惡姑爺

三層樓小戲台

左錦山 全班 三點至三點半　中西戲法

常州古曲

三點半至六點半　八點至十二點

胡寶林 沈桂生 朱福根　王大狗 黃雲泉 莊金才　卞和尚 劉榮生 倪子良

日演 前本雨雪亭　夜演 雙金花 九本 十本

費西冷 筱秀雲 全班 一點半至三點 六點半至八點　古裝蘇灘

二層樓書場

潘蓮艇　潘小石　張步蟾　吳小松　吳小石　朱蘭庵　朱菊庵　筱桂蓀

二點至三點　七點至八點　三點至四點　九點至十點　四點至五點　十點至十一點　八點至九點　五點至六點

笑中緣　遊龍傳　雙珠球　雙金錠　白蛇傳　描金鳳　王十朋見娘　時事蘇灘

二層樓魔術化粧串曲場

一點至五點半

徐鴻生 沈金生 陳阿東 小炳卿 丁少蘭 丁婉娥

日演　周老龍　杓石榴　王老才

七點至十一點

小炳卿 徐鴻生 丁婉娥 丁少蘭 陳阿東 沈金生 于少卿

夜演　全體合演　前本離婚怨

莫悟奇 全班 六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歐美魔術

左錦山 全班 五點半至六點　中西幻術

二層樓雜耍台

羣芳會唱

六點至七點十分　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分

朱美珍 高美雲 筱翠寶 楊香妃 黃笑芳　京調小曲

沈易書　七點十分至七點半 十一點四十分至十二點　南方拉戲

世界小報

（女子）亭 愛華社 臺（新劇）

日戲 一點至五點　鴛鴦譜

（節目）問卜 設計 代婚　露情 訴裴 論理　起訟 遇徐 點譜　團圓

（劇中人）	（扮演者）
劉秉義	金奎
劉夫人	蝶梅
劉璞	鳳翔
劉慧娘	文英
劉僕	雲南
劉婢	醉月
算命人	月梅
醫生	水月
李多管	桂生
孫寡婦	笑儂
孫珠姨	一嘻
孫玉郎	明珠
乳娘	小梅
賀客	社員
掌禮	玉英
喜娘	鏡花
徐雅	植增
徐文哥	春侯
裴九老	蘭珍
裴政	亦珍
喬太守	蕙芬
差人	社員

夜戲 八點至十一點　李三娘

（節目）偸鷄 收留 遺囑　逼劉 分別 打更　入贅 產子 送子　訴主 相會 稟父　捕奸 重圓

（劇中人）李心田 李洪益 李刁氏 李三娘 長工 道士 寶公 劉智遠 岳車門 岳太太 岳秀英 岳婢 旗牌 兵士 園丁 族長 醫生 牧童 咬臍郎

（扮演者）蕙芬 桂生 鳳翔 文英 水月 月梅 小梅 植增 亦珍 金奎 蝶梅 一嘻 春侯 美儂 蘭珍 鏡花 稚生 玉英 玉峯 笑儂 玉峯 明珠 慧英

紹興文戲

日 二點至六點　夜 八點至十二點

金碧霞 趙香蓮 蔡長生 粉菊花 趙黼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葉學明 夏蓮慶 俞伯祿 王佩卿 金雪芳　沈碧霞 謝碧雲 尹財林 金雪雅　白玉堂 張榮田 趙德法 蔡連法 金寶毫 俞竹言 高秀紅 高金荻

日演 全本 一盆花　夜演 中本 梁山伯

屋頂花園 飲冰室 在三層樓

本室應夏令之需要闢地於三層樓精製各種冷飲採辦正廣和屆臣氏上等汽水以備諸君子之惠顧食物務合乎衛生招待更極其週到兼之座位寬暢面臨沁波披襟當風寵辱皆忘誠清涼之世界避著之福地也謂予不信盍一試之

一刀仇（共二十本）（說明書）

▲第六集 無情弱水李師德歸天 有名怪屋胡太司探險

再說胡太司約集衆人奔抵剛灣村伏於叢林中待暮色沉沉炊烟四起之時胡氏遙見前面矮屋之傍立一中年人酷肖李氏於是拍掌為號向前直進及達牆下則李氏已不知去向後於窗外守之果然不一刻見窗帘啓處李師德探首外望當下胡氏奮勇擒之不料李氏兩腳如飛早已遠颺胡太司即捨命窮追久之至一頹牆忽失李氏行蹤繼而又見李氏在前狂奔約離里許胡仍緊緊追趕嚇得李師德魂不附體遙見側面有一水輪即奔之繼見一井頗深遂急扶梯而下滿擬生命可逃不料胡太司手持火炬亦沿梯追下李氏大驚縮身退下豈知所踏之梯朽腐不堪致梯檔一斷頓時把個無法無天之李師德做於屈大夫第二未幾衆黨員來胡太司當將李賊之死報告衆人借灰色小姆再抵李師德之屋中搜查一切詎意其勁敵康威自窗室中設法脫逃後逆料何氏必捉李氏立借包探多人將矮屋四面圍住此時康威持鎗直入向胡太司索還日記冊胡氏乘勞把日記冊跌落難上作伏身拾冊狀用友將花詐一揭立刻把康威翻倒地上乃借灰色小姐遁隱於米霜村中改名爲咎資生裝扮一年逾古希之老人跛一足與村童二三坐淺草大樹之下談各稱笑諾以消歲月一日正於談笑之際見某村童面帶憂色指對面之老者向改名之胡太司道此老非好人所居之屋時於夜間發怪聲村中畫子時有被嘆之憂何氏因生好奇之心旋見一紳士借一婦人與老者附耳細談神色詭祕閱日於酒店中復見該老人借紳士徐徐走過何氏郎問店主探問履歷據云怪屋係紳士私產老者爲其家人後即同老友古咎姆得其手書始得入怪屋中一探究竟欲知怪屋中出何駭人聽鬧之事請看下集分解便可明白

在二層樓書場南面

獨一無二常年的贈品

日夜照相　添設專門　精究放大　電光不加

價目

二寸二張	洋五角
四寸二張	洋六角
五寸二張	洋九角
六寸二張	洋一元
七寸二張	洋一元四
八寸二張	洋二元
十寸二張	洋三元
十二寸二張	洋四元

滿洋一元　贈送小世界游券一張

本報介紹輿論報及翰海

北京輿論報消息靈通新聞詳速京地報紙大抵受人津貼爲一系或一人作辯護獨輿論報則眞正爲民喉舌名實相符總理侯疑始君即文壇驄擧之叩玉齋主人文章道德不特爲南北儒林所欽仰直可稱中外文士之冠軍附發尤爲首都數一數二之文藝刊物**翰海**編輯者舍侯君外尚有袁寒雲馮小隱蕭鍊塵等諸名流由北京的畢倚虹張慧劍總其成精金美玉欲研究文藝之子固不可不人手一編社址北京宜外香爐二條五號單定翰海亦可幷有已經訂成單本者出售每本三角佳美品物有目者盡能鑒別故記者樂爲介紹顧與世界識者共同欣賞也（請聲明由本報介紹）

價目

預定全年大洋[illegible]元　半年三元　單定翰海每月[illegible]三角　郵費另加

注意

興泰電燈公司

本公司業於夏歷閏月初一日遷至四川路一百十七號（即四川路北京路轉角）（鹽業銀行舊址）今日起照常營業電器材料一應俱全各界惠顧定價克己務希駕臨新址是幸

電話中央四一一九　四四八

本公司謹啓

請讀世界早晚報（本報由請聲明介紹）

凡讀本報諸君固莫不佩服張恨水君著作多來信叩詢囑同人[illegible]紹與之訂交第恨水寄跡京華文章身價與已[illegible]之揚幫小說大王李涵秋氏足相姚美豪其不棄指暇贈稿外且擔任老申報駐京通訊係秦墨哂之唯一助手猶之福爾摩斯與華生也倘諸君必欲與恨水朝夕晰晤則請速函訂北京世界早晚報一讀因世界早報附張明珠晚報附張夜光暨世界畫報皆由恨水主編即（早）（晚）報本身價值直可稱現時代之民立民權諸君試訂閱之當知此言匪謬也世界早晚報社址北京石驛馬大街九十號

◉價目預定

早報全年連郵九元七角二分　每月八角六分

晚報全年連郵四元四角六分　每月五角六分

兩種合訂全年祗收十四元八角四分

姚民哀說（請費郵票二角 可得奇書兩種）

不佞前與嚴諤聲君合撰文字由張光宇君畫圖之卓別令一書尚有餘存諸君如欲得此書請寄郵花一角連同通信地址託由本報編輯部轉交當將該書原班寄奉又不佞於五四風潮之際曾輯中東交涉史一書由亡友鄭鷗鴿書眉現在時局黑幕中操縱者翳誰此書又頗當行（幷可得鄭公遺墨）好在所費不多何妨寄一角郵花試試看

來函請寄上海福佑路小世界世界小報社轉交可耳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十九號　乙丑年五月廿九日　第二版

回去息謠

丹翁

奉張在天津對蘇盧說、咱們快點各自回去罷、外面謠言甚大、唉、謠言從那裏來、爲甚麼大家回去就沒有謠言呢、在我看、發生不發生謠言、却也不在乎回去不回去、我並情願、光是不回去發生一點謠言、還不要緊、因爲謠言雖嚇得人害怕、畢竟不是事實、久久自會息的、萬一已經回去、把那未回去時候的謠言、證實了不是謠言、那就更尷尬了、總而言之、由他們口內既稱謠言、或者絕對不是事實、也未可知、那末、各自回去、所有造謠言的、倒上了當了啊、

情天網絲錄

花萼樓述

蘭秋很不安的說道、『二位妹妹、何必等我這十二點鐘、已很夜深、什麼還不去睏』、巧珠道、『橫豎明早是禮拜日睏個晏早也不妨事』、蘭秋道、『但是你身子不疲倦嗎』、巧珠道、『疲倦了也不打緊』、蘭秋等伊倆去睏了、方到自己的房裏去睡、下一天的下午、蘭秋和素芬巧珠、正在書房裏閑話、忽聽得有人喊道、『阿要賣雪花粉』、不覺奇怪起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章分解、

第六章

話說華蘭秋聽得嬌滴滴的一聲、『阿要賣雪花粉』、抬頭一望、却見一個約摸二十多歲的婦人、雪白的臉龐、靈媚的眼秋、粉頰微紅、秀髮覆額、臂灣裏套了一只竹籃、羞人答答的走進來、四面望了一下、把竹籃放在窗邊的檯上、對蘭秋叫了一

編輯室雜識

(續十四號)當時我接到了這封富有酸素的奇怪信、眞是莫明其師姑堂、後在信封上、一瞧那個簽字、方知是錢釋雲君寄我的、那分明是宣布孫了紅君一函的反響、倒是錢函結句、有所謂『如違拚命』云云、實在有些担當不住、『各罰一文』、分明要我和了紅倆各做一篇文章、其錢君華風報的忙、因爲怕他拚命、所以我就做了一篇『拚命的因果』、拉拉雜雜、寫了二三百字、沒有結局、却巧本報缺稿、就把此文改換了題目、在十四號的本報上刊布了、因爲缺乏工夫、隔了好幾天纔續成、但是錢君方面、仍無以報、恐怕還是要拚命吧、幸而阿釋罰我一文、我文已如罰繳卷、(不過沒在華風上發表阿釋沒罵我狡猾)預算二星期後、我或者可以空些、那時一定寄一篇較爲用心的東西給華風、以贖此愆、大約如此一來、阿釋不致再性命相搏了、哈哈、(有人說、究竟你們孫錢姚三方、怎樣一個交涉、錢函中所謂『彼懶』『此懶』云云、究係何指、何故而竟欲拚命、這該明白說出來、我道、這該去問無錫張丹斧了、(他是自封的懶王)我們却因未封懶王聖旨、不可說、不可說)、(完)

拱宸橋頭之鄉曲

烟影

客有告余者也曰、月前有戚來杭、戚固一鄉曲、乃由余(客稱)導之遊六橋三竺、西湖名勝、已次第領略過矣、迺戚與猶未盡、欲往拱埠一行、余戲問去何爲、曰、素聞拱埠多妓、擬一飽眼福也、余笑頷之、與乘車赴、行經大馬路、則諸妓倚洋臺而立、戚見而嘆曰、嗚呼、今日之世界、閨中名媛、皆公然露面、談笑戲謔、是誠不知恥者矣、余聞之大笑、因告曰、汝固知拱埠之多娼妓也、而至此胡反不知、尙以之作閨媛名媛耶、戚恍然悟、繼復詢余、一夜夜度資時幾何、余曰、有高等下級之分者、曰、下者、曰、極便宜、戚心動、躍躍欲試、慫余導、余乃與之入最下者室、妓含笑相迎、戚乃樂不可支、無何、詢妓以夜度資、妓忸怩作態、笑曰、便宜、貳元足矣、戚咋舌、急拽余出、驚謂余曰、噫、便宜乎、余娶一妻、亦不過化數百金、可終身享其樂、迺今只謀一度春風、而需洋貳元、不亦貴乎、何尙稱便宜謂、余曰、汝不知者、擲數千金而猶未得春風一度者、在在有之、戚微搖其首、猶喃喃便宜二字不止、一若此中有深奧之哲理在、大費研究也、

夏興

用老杜原韻　小記者

茶坐縱橫柏樹林、林間白黨(拆白黨之縮寫)氣蕭森、野鷄亂竄排香陣、浪蝶遙看綠樹陰、無主人兒頻發電、有家眷者要留心、黃昏處處開[illegible]、恰似寒蟲急暮砧、

好是南城落日斜、東西森里鬬繁華、衣裳不蔽仙人肉、冠蓋爭浮孽海槎、街闘汽車還寒路、夜深戲館尙開笳、請看飯店新開處、多少遊蜂逐野花、

閒評襍述

烏凡

陽平關一劇、靠把老生及武生均演之、是劇之精彩處、要在後段五截山起打一場、楊小樓素以善演此劇著名、亦惟五截山、須錢金福去徐晃、始相得益彰耳、今伶都好演陽平關、前不自起霸上、後不帶五截山、[illegible]半文不武之劇、戲之精華、半歸消滅、殊覺無謂也、

武劇中向有所謂八大拿者、何謂八大拿、殊費索解、或曰、凡演武戲、各齣有各齣之穿插、各角有各角之特長、故名八大拿、其實非是、據內行中言、八大拿、係專指施公案內之黃天霸而言、即蚆蜡廟拿費德公、河間府拿侯七、東昌府拿羅四虎、淮安府拿蔡天化、茂州廟拿謝虎、落馬湖拿李佩、霸王莊拿黃隆基、溪皇莊拿花德雷是也、或謂武文華連環套兩劇、亦在八大拿之內、未知孰是、尙待考證、總之盡爲黃天霸戲、則可斷言也、

金針刺紅蟒、乃十一本混元盒(根據斌慶社所排)中之一本、原爲北京梨園五月端午之應節戲、平日不常唱演、然而全本混元盒中、以琵琶緣及刺蟒兩劇、有大段西皮慢板、又有一大段二六板唱工、非純粹刀馬旦所能勝任、而兩場起打、又非純粹青衣所能勝任、其以青衣爲本位、兼長刀馬、若梅蘭芳、尙小雲、程豔秋等、始足以演此劇、方不虞竭蹶、如唱工既無嗓、武工又無根底、亦貿然出演刺蟒、是誠大笑話矣、

哭愛女孟素

父卓呆和淚作

人生本有一死、僅遲早之不同而已、况死於父母之側者、或爲最幸福之死歟、故余亦無所悲、即以爾壽命之修短言之、人類平均爲五十歲、而爾已占其三之一、似不爲少矣、惟余所痛心靡已者、爲不能知爾致死之原由耳、余友之業醫者、凡二十餘人、以爾病症之奇、余曾訪諸名家、而求解釋其理、然皆想像之談、無法徵實、惜爾死後、余心緒殊亂、未注意及以解剖之法、究爾之病根耳、想像之說有三、一謂頸下腫處、其內部之細菌、忽入血管、故頃刻散佈全身、而致即死、其二謂高熱度延至三四日、心臟已不能支、故爲心臟麻痺、第三說曰、死後皮膚上現紅紫色、或爲腥紅熱也、初起時、混身不見紅疹者、乃無疹腥紅熱耳、

南游記

由灘入川境、亦日程、溪中可容蝻鰱、行旅者亦可附、非小舟也、東昭兩郡、固嘗隸川蜀、運銅入貢者藉之、前言之矣、滇大關割以屬滇、故全滇嘗食滇鹽、而兩郡購鹽必於川、滇大吏不能防民口、强易其所嗜、乃訟之於朝、朝廷命川吏、歲償滇省白金八萬、任兩郡居民食川鹽也、此金由川中布政使以歲輸滇、辛亥改革以後、自此川不賠滇金矣、滇乃自然就沿邊征稅焉、所得大略猶昔、而民則勞矣、抑滇鹽宿未至鄰疆、但有鄰鹽入滇境、辛亥事定、黔與滇益睦、乃請滇中運鹽、接濟黔省民食、亦由東路轉輸、此又滇鹽出境行銷之始也、(夷綠)

情場降虜

朱猷

銀華般的月光、從玻璃窗上、映進CY的臥房、頓時室中電炬的光芒、黯然減色、這時CY已把一斤黃酒、喝得快要完了、朦朧的醉眼、瞧着那片月華、忽斗的忖起李白的思鄉詩來、就順口吟哦了一遍、但CY哦到那結尾低頭思故鄉的句子、心中瑟的一振、原來CY因紀思故鄉、又連帶忖起他的那位伊人、頓好似伊那種明眸皓齒的嬌態、又湧在目前、過去的那段高尙純潔的戀愛舊夢、又在心中電影般的一幕幕重溫起來、他一個人追味前塵、正當漸入佳境的當兒、猛聽得嘩啷一聲、不禁把他的癡夢驚破、忙睜眼一看、原來檯上的那隻酒盃、已給CY模糊地摔在地上、碰個粉碎、CY酒量素窄、這時已竟很醉、經了這陣胡思亂想、酒早直湧上來、斗覺心房突突亂跳、正在這萬般無聊的時候、忽然室門開處、一個公役、把一封嫩綠色的信封、遞將進來、(未完)

苦海航洄邊

一樣尋歡、嗜好多歧、他偏不同、愛闊肩大乳、別開生面、憐貧敬老、算積陰功、鬓刷油光、顏搽粉厚、滿嘴胭脂抹得兜、邀人顧、趁昏燈搖曳、醉眼朦朧、想來老手名公、到還肯眞心用軟工、倘承伊扳着、譬如弗得、果然搭上、其妙無窮、一日三偷、五更四遍、被底床沿別有風、懨懨病、怕生天接引、熟地從容、

(滌烁)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賦性耿介、兼擅丹青、於山水花鳥皆爲擅長、君嘗聽鼓蘇垣、與昌碩以繪事相切磋、[illegible]後目擊橫流、愈演愈烈、遂決然舍去、因貧不聊生、經知交諄勸、出其所長以貢諸世、爲定潤格如左、

山水屏條卷冊每尺三元　堂幅橫披照屏條加倍　摺扇執扇每柄四元

工細青綠金箋加倍　點品另議　花鳥均照山水一律八折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件不誤　紙絹均可代辦

沈太侔　吳昌碩　惲季申　代定

收件處上海香紙店彙交白克路四號大源製鹽公司內杜叔和或逕寄常州城內後北岸東首杜寓請聲明由本報介紹

萍飄室浪墨

朱鉞

幼時讀薛福成著的「觀巴黎油畫院記」、知法人因受着德人戰敗、特畫那喪氣驚心的「普法交戰圖」、炯戒國人、歐戰一役、卒敗强德、永雪國恥、但是我國奇恥年有、同胞除了當時、幹一番虎頭蛇尾的消極抵制、等到事過境遷、依然醉生夢死、粉飾太平、欲雪國恥、又何可得(奉勸我國的電影公司、對於那歐化式的拆白影片、少攝幾部、還是攝些愛國影片、呼起些同胞愛國熱忱、盡些國民的天責罷)、

歌場偶記

烏凡

演劇以能全豹擅爲貴、割頭截尾、殊非所宜、且最易失却眞義、今唯科班、尙能遵守此法、如富連成之三國志、斌慶社之混元盒、皆膾炙人口、頗爲觀衆所重視、職是故耳、

楊小樓演劇、全本居多、是其特長、然有時所謂全本云者、往往於主要角色、毫無關係、如鐵籠山之代艸上坡、長坂坡之代漢津口、挑華車之代下書、於主角姜維趙雲高冲本身、與『代』字皆不發生何種關係、『漢津口』劉備出場趙尙侍側尙可謂居備員之列、若艸上坡下書與姜高完全無關者、何以名角演此、必大書曰『代……』、殊不知其用意所在也、

梨園行中有諺語曰、『唱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按此兩語、形容劇場中情形、可謂維妙維肖、蓋唱戲者在台上演時、或歌或哭、忽喜忽怒、細爲思之、正有類乎瘋子也、台下觀衆、目光灼灼、隨台上之悲歡、而動移己之情感、不辨眞僞、誠類乎傻子也、歌台舞榭中、萬頭攢動、絲竹迭奏、實在狀况、唯此二語、足以籠統之、又嘗見女伶演劇、淫蕩放浪之聲形、與台下之目瞪舌撟、醜聲怪態、互相對照、旁觀者見之、亦瘋子傻子之流歟、噫、

菊高致姚的第二書

民哀先生、前奉短簡、諒達座右、茲復寄上片紙、以應遵命、閑來無事、欲續「情天網絲錄」、現已成八章、惟上集所述、頗多遺忘、請將第七章至第末章、即日掛號(郵費附上)寄下、以便瀏覽一過、俾免抵觸、一日後、當重行寄上也、專此即頌文安　菊高頓首

又近作「瘟生筆記」係片段體、計共六千言、非常滑稽、貴報需要否、瘟生筆記分四則、如(一)乾隆皇帝與A女士之情史、(二)蕭碧山之翹辮子等、

遇富貴人、故作熱面孔、遇貧賤人、故作傲慢態、費此一番周折、不啻自身經歷一回寒熱地獄、是又何苦、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淸眞寂寞之境、愈久轉增意味、

吾人涉世、先問問自己、自己能尊人敬人、而己乃亦能受人之尊敬、未聞自己不尊敬人、而人皆尊敬己者、此一定之理也、

理論胎自思想、然後由思想理論而成事實、天下從未聞有毫無思想、絕未理論之事實發生也、

編輯完了

懲奸奇謀

亞魂

會稽章承齋、幼習申韓學、遊幕燕趙間、工心計、故年逾而立、已擧爲刑名老手、大吏爭相延聘、得氈氍常饜、久客忘家、家中除母妻外、惟一執炊小婢、母已龍鍾、妻正少艾、有薄田幾饘粥、亦融融如也、惟承齋久客不歸、婦王氏、不無思春之怨、久之、與里中無賴某甲通、甲本獨身漢、亦折白流亞也、得王氏之顧戀、且貪其佽助、豈尙顧名敎耶、明去暗來、陳倉穩度、因姑老婢幼、均不知情、然鄉里間已醜聲四溢矣、承齋在外、亦略有所聞、顧因無證可執、且揚之愈暴己醜、故忍之、然因此而切思親之念、一舸載將、客子歸來、承齋亦不露若何聲色、與婦之恩愛、較勝于昔、婦至此並不疑忌、且自悔失身之非、

一寸樓台

(六十五)

後面追的那個黑衣人絕的手腕上、就是一槍、正打箇着、後面的那黑衣人、一撒手、槍也扔了、人也就此倒落在地、敏中接着可華、問是怎麼了、可華道、你趕快放槍、替我多打傷他們幾個、我手裏的槍彈、已告罄了、你替我斷後、我喚警察來、敏中遵命、放過可華、用槍欄着後面再有追來的人、不道樓窗裏有個人、看見敏中眼睛上的玻璃、映着燈光一閃一閃、又不斷的放着槍、知道是預伏着的人、遂居高臨下、對準了那一閃一閃的光兒劄劄兩槍、敏中也眼快、看見樓上有人擧槍對自己打來、趕緊伏在就地、幸是不曾被打着、要不然、兩槍都打入眼眶裏、還想活命嗎、這時樓下的小門大開、擁出無數人來、看他們打扮、却一律是警察、敏中不覺呆了、那般警察先搶起了受傷的人、又分一半、拿槍逼近敏中來、敏中見他們都是警察、知是誤會了、而道、且慢、我是顏可華偵探的朋友、那般警察不問三七二十一、擁上前來、將他拿了、擁進小門去、來到廳事上、先時倒地的那個黑衣人、自己脫去了黑衣、不道竟是偵探顏可華、敏中見自己槍打的是可華、急問道、你怎麼樣了、傷在那裏了、可華搖搖頭道、幸而沒有傷着、我是被地下一樣東西一絆、不禁絆跌、並非被槍打傷的、只是你怎麼反幫着强人用槍打起我來、敏中道、在

吳下謎訊

周園生

當時被捕者達二十六人之多、聞爲稽查官作祟、因處長獨斥其扣稅、及處長返署、乃長揖而送之門外、然時已三時餘、東方將白、一夜未眠、打謎而受苦、未免太不值得、聞其中尙有頗負時望之人、亦爲波及、寃哉、

自大通旅館遭刼後、打謎者不敢再事嘗試、大通共和兩旅館、亦隨而停頓、諸客遂羣趨於「益社」「憩廬」兩處、「憩廬」以香煙爲主、「益社」則現金、故「益社」尤盛於「憩廬」、聞「益社」爲海上所包、手面頗有不同、供給應酬、諸多使能舒服、屋宇亦寬暢之極、誠絕妙之消遣地也、

吳下打謎之客、雖少於滬上、而打法各有不同、往往一字推敲、達半時餘、據「益社」中人云、蘇州擺謎、比較上海爲難、

雙紅豆館拉雜談

李涵秋之長篇小說、余年來曾讀過者、爲「還嬌記」「廣陵潮」「戰地鶯花錄」數書、覺其文筆、自有特別處、頗思效之、惟李著每多形容過甚、曲折過甚、則不敢學矣、

作長篇小說、余每致人名相纏、一因時間匆促、二因余不喜重翻上文、致有此弊、頃作下集、幾誤樹芳中學爲樹德中學、幸早發覺、否則又是一疵、

此書第五章、本與現刊不同、因特殊關係、臨時抽出、重作一過、似較前略佳、亦無不相啣接處、可告無罪於讀者、

余書本名吳中花月傳、後見所述與題不相吻合、乃易今名曰情天網絲錄、

做周年

碧波

一個人死了、到明年此日、用香燭錠帛祭奠他、叫做做周年、去年瀏河黃渡、幾萬慘死的兵卒、和無辜老百姓、都張大了眼珠、在那裏等待人們去做周年了、但是有一輩窮兇極惡的鬼雄、硬要出來作祟、暗中示意給那些統兵大老爺、實行那活動的周年典禮、那些兵爺們、好似着了催眠術一般、由他們擺佈、將兵卒們東調西遣、操着文過飾非的話頭道、「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哎呀、這周年做得麼?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